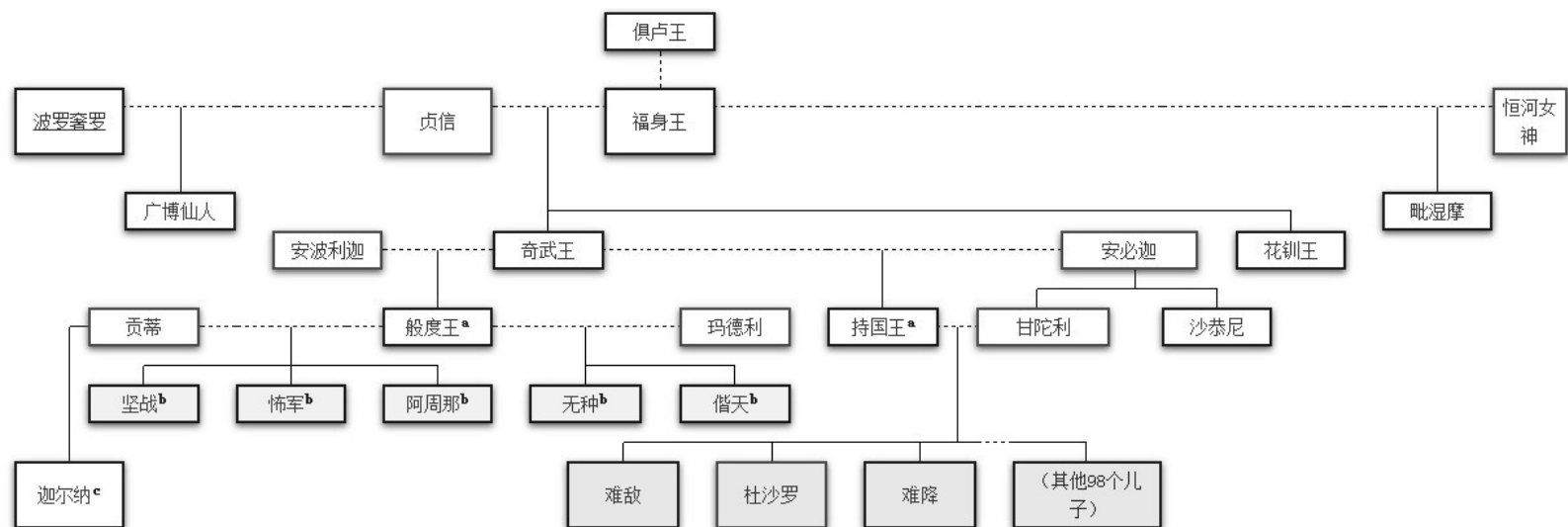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古印度两大史诗——《摩诃婆罗多》小组 《摩诃婆罗多》人物形象讲稿

谢雯馨

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！在听了赵青同学对于人物的介绍之后，相信大家对于《摩诃婆罗多》的人物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就结合情节内容对《摩诃婆罗多》中的部分人物形象作重点分析。



❁ 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毗湿摩。毗湿摩是福身王与恒河女神之子，原名天誓。他为什么名叫天誓呢？因为，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恪守信义。“毗湿摩”这个名字的本意即为“立下可怕誓言的人”。他的父亲福身王爱上渔女贞信，贞信的父亲认为由于毗湿摩的存在，王位最终将传给毗湿摩以及毗湿摩的子孙，因此不准女儿嫁给福身王。毗湿摩得知这个情况，为了让父亲得到幸福，自己发誓放弃王位，并且立下终身不婚的誓言。贞信的父亲终于同意婚事，贞信如愿嫁给福身王，成了毗湿摩的后母，福身王的王位也传给了贞信的儿子和孙子。而毗湿摩则修持梵行，终身不婚，至死没有违背誓言。在战斗力方面，毗湿摩精通各种兵器，力大无穷，精神抖擞，勇武过人，在战斗中可以和天帝并驾齐驱。在道德与学问方面，他、灵魂高尚，明法知礼，学问烂熟于心。在亲情关系上，毗湿摩是一个充满慈爱的庇护者。在父亲福身王离开人世后，他成了两个幼小异母弟弟（贞信和福身王的两个儿子，奇武和花钏）的监护人，抚养、教育并代他们治理国家，待他们长大后，先后为他们举行加冕礼，立他们为王，并以抢婚的方式为奇武娶亲。他养育侄孙般度五子和俱卢百子，辅佐他们治理国家。他不是父亲，却抚养照顾了婆罗多几代君王；他不是国王，却帮助他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此外，毗湿摩还是民族命运的拯救者。在一个为了争夺王位、政权而流血冲突不断的时代，为了维护王室稳定、减免冲突，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的权利，而承担了一切世俗的义务。为了家庭的和睦和王国的兴旺发达，做出了种种努力。在战争中，他一边奋勇作战一边教育后辈，满心希望以自己的死来换取俱卢族与般度族的和解，并告诉侄孙阿周那杀死自己的方法，然后悲壮地牺牲。他恪守誓言又富于牺牲精神，终其一生都在为家族的完整和王国的统一呕心沥血，直至献出生命。

对于后辈，毗湿摩还是一个启蒙者。他的启蒙，不只体现在对婆罗多多位君主文武之道的培养上，更体现在对后辈的万有之道和生存之法的启蒙上。他反复地告诉后辈：黑天是世界的起源和毁灭，是宇宙万物永恒的创造者，他教导后辈们尊崇黑天，虽然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，但它暗含着人的行动要符合宇宙精神，符合万事万物的规律。而最终国毁家亡、死尸遍地的毁灭性后果正是违背了自然之道的后果。

但是，毗湿摩也有着颇为浓厚的等级思想和种姓观念。当迦尔纳以低种姓车夫之子出现时，便受到毗湿摩的歧视与厌恶，毗湿摩还称他为“思想邪恶的车夫之子”，体现出了毗湿摩思想的局限性。“摩诃婆罗多”意为“伟大的婆罗多族”，种姓观念是非常深的。

毗湿摩的拯救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史诗中既强调宗教解脱又重视世俗欲望的倾向却流传了下来。比如印度教中的湿婆大神，是一位奇异的大神：他呈现温柔相与恐怖相不同的相貌，兼具生殖与毁灭的双重能力。他既是毁灭者，又是起死回生者，既是大苦行者，又是色欲的象征，既有收养众生的慈心，又有复仇的凶念。

毗湿摩的矛盾形象和印度教的特点是有共通之处的。马克思在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》一文中对印度教作出过如下评论：“（印度教）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，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；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，欧式札格纳特的宗教；既是和尚的宗教，又是舞女的宗教。”

- ✿ 坚战是一个仁慈的储君形象。这样的人在民间故事里比比皆是，我一说大家都会明白，他们总是百姓爱戴，下属追随，舆论拥护，对手妒忌，跟刘备有一点点像，“长厚而近伪”的那种人，但是坚战比刘备还厉害，他恭敬宽厚至极，敌人遇到危险还前去营救，以德报怨是家常便饭，看似与世无争，对权力宝座欲拒还迎，但一定会笑到最后的人。他的整体形象是非常伟岸的，他公正廉明，爱护百姓，人民群众心中的明君基本上就是他这个形象。
- ✿ 《摩诃婆罗多》对于黑天的赞美是竭尽全力的。黑天是世界上最老的人，“是世界的起源和毁灭”，“造就宇宙万物”，“永恒的创造者，超越一切众生”，值得整个三界尊敬。他具有天神般的业绩，无与伦比，无生而生”，“无所不知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，没有什么不能承受”，从不失败，不受贪欲和怒气支配，是众生的导师，乐善好施、精明能干、博学英勇、具备一切美德的老师。他“眼如莲花”，“大智大慧”，还具有双重身份，既是“婆罗门中的智慧老人”，又是“刹帝利中的英雄豪杰”。

在《摩诃婆罗多》的原文之中，黑天、毗湿摩、维杜罗等等，都被描写成为几乎完美无缺的人，他们慈爱又勇敢，智慧又坚强，尤其是黑天和毗湿摩。但是在季羨林对《摩诃婆罗多》人物形象的分析中，他认为，这一类人实际上都是政治家，服务于某个阵营而已。黑天还有些“狡猾”的特性。这些人都从心里偏爱或者投向坚战一方，他们出谋划策的行为其实没有史诗中所赞扬的那么高尚。

- ✿ 甘陀利是忠诚的妻子，也是深情的母亲。战争结束之后，原文有这么句话：“妙力之女甘陀利消除丧子之痛，始终对般度之子们充满爱意，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”。对于害死自己儿子的仇人，仇恨消减是可能的，但是变成母爱，这要如何解释？般度五子对她尊敬有加，尽心侍奉；甘陀利自己宽容大度，把母爱倾注在侄儿身上，确实情有可原。但在我看来，不可思议，不可相信。如果甘陀利真把般度五子当成亲儿子，她的恨意到哪儿去了？其实是被“仁爱”、“正义”、正统道德给消解掉了。当正统以一副正义的面孔出现在权力顶端，甘陀利连仇恨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。这位母亲非常可怜，因为这种恨的权利是她自己自觉地放弃的。最终，她真心地满怀爱意，匍匐在“正义”脚下。

✿ 再来看持国王，他的形象也有些可悲。在最初他的儿子难敌想要争权夺利之时，持国王的反应既不是在背后怂恿，也不是立即制止，而是有些怯懦地去劝说自己的儿子。他害怕儿子争夺王位会带来般度五子的打击报复。其实持国王的心中，对于权力仍然有眷恋之心，他劝说儿子无果，对于儿子难敌的各种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。他内心深处，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获胜，但他却不敢把这种心情表露出来。在他的怯懦与纵容之下，难敌的行为愈发大胆、激烈。难敌的痛苦在于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；在持国王这里，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自然是最好，但持国王则根本不敢表达出来。对于难敌而言，权势是争夺的目标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目标，想要得到什么就用手段去争取，即便最后失败了，他也算为自己的欲望奋争了一回。而持国王的态度暧昧，他既不是支持儿子去争夺，也不是反对这种行为，到头来，般度族战胜了俱卢百子，俱卢族一方全军覆灭，失去一百位子女的持国王的反应竟然不是愤恨和悲伤，而是深深的愧疚。在书中竟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对于坚战的行为，持国感到满意。但是，一想起自己愚蠢的儿子，他就感到愧疚。每天早上，他起床净身，进行默祷，祝愿般度之子们战无不胜。他让婆罗门念诵祷词和向祭火供奉酥油，祝愿般度之子们长寿。这位大地之主（持国）从自己的儿子们那里没有得到的至高快乐，从般度之子们身上得到。”持国说：“你们都知道俱卢族是怎样毁灭的。俱卢族人都知道这一切是我的过错。心思邪恶、头脑愚蠢的难敌给亲友们带来恐惧，是我为他灌顶，立为俱卢族国王。我没有听取婆薮提婆之子黑天的忠告：‘这个思想邪恶的罪人及其侍臣都应该处死。’我溺爱儿子，所有的智者都向我提出忠告，维杜罗、毗湿摩、德罗纳和慈悯，灵魂高尚的毗耶娑尊者更是不厌其烦，还有全胜和甘陀利。现在，我深感后悔。我没有把祖传的这份光辉遗产给予般度之子（坚战）和思想品德高尚的人们。伽陀之兄遮那陀那（黑天）看着所有的国王走向毁灭，认为这样最好。”儿子死后，他的态度转变实在是太大，都已经为般度之子作祈祷了。这位国王的怯懦真叫人匪夷所思。

✿ 在这里我想谈谈对于难敌的看法，为大家提供一种新思路。

从力量对峙上来看，般度族和俱卢族拼到最后都只剩几个人，基本全军覆没，实力方面相差不大，但是战争中的主要作战人物都从心里偏向坚战一方。毗湿摩告诉过阿周那如何杀死自己，维杜罗本来就多次营救般度五子，后来因为受难敌的奉养，而不得不站在难敌一方，“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”。但是难敌一死他立刻投靠坚战。黑天就更不用说了，阿周那对他非常感激，对他说过：“你宠爱我们，为我们创造了奇迹，由于你焚烧难敌的军队……依靠你的智慧和力量，我才在战场上战胜他们。”

其实双方的道德根基都很薄弱，难敌确实阴险狡诈，但般度族使用欺骗和各种残忍方法难道就不卑劣？难敌想要得到王国，他有野心，但是野心是罪吗？凭什么你方是顺天命我方叫贪得无厌？大家看看难敌和难降说的这几段话，这跟坚战的仁义口吻完全不同，表现出的难敌、难降的心情非常的真实。

- 在斗争多次失败之后，难敌说：“天命至高无上，人力微不足道”。

- 难降也说过：“天命是最重要的，人的努力全是徒劳。兄长啊！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，般度族的人仍然好好地活着，我们的英勇和努力真该受诅咒啊！”

- 然而，作为既定命运的反抗者，同时是最大的反派，难敌的性格和言行十分真实。“世上有哪个血性男子，看到对手繁荣，自己衰落，会心甘情愿？看到别人主宰大地，享有那么多的财富，还叫举行了那样的祭祀，有谁会不像我一样妒火中烧？我一个人不能夺得这种帝王的荣华，又看不到有人助我一臂之力，所以只想一死了之。”

这里就要追溯到他们的身份。坚战是正法神的部分化身，怖军是风神的部分化身，难敌是恶神迦利的转生，他的弟弟们是罗刹转世。其实两方在力量上势均力敌，在道义上半斤八两，结局是由什么注定的？两族的斗争是神魔之间的斗争，注定了神要战胜魔，所谓的正义要战胜邪恶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喊了一句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放在这里，整本《摩诃婆罗多》都在告诉他们：有种，天命永远胜过人力。在这样一个道德话语体系里面，正统就是正义，非正统就是邪恶。更可悲的是，在难敌死后，他的父亲持国王对自己儿子觊觎权力的“愚蠢”行为感到愧疚，他的母亲甘陀利很快就待曾经的仇人——般度之儿子们好似亲生儿子。

在书中“正义”人物看来，难敌是邪恶的。但是也不可否认他的一生带有一定的悲剧性：生下来就注定是“罪恶”的化身，恶神的转世；权力的宝座从一开始就不为他准备，更不允许他争夺；个人的斗争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的定局；“正义”击败了他；没想到最后连亲情也抛弃了他。

种姓、等级制度束缚不了他，而正统制度最终将他碾压得粉身碎骨。